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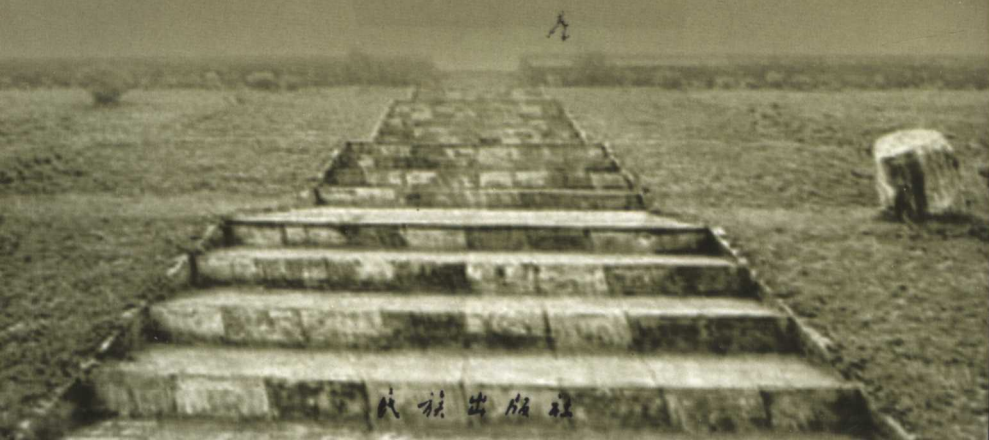


KEJIA ZUXIAN
CHONGBAI
WENHUA

客家祖先崇拜文化

——以粤东梅州为重点分析

李小燕 著



民族出版社

客家祖先崇拜文化

——以粤东梅州为重点分析

李小燕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家祖先崇拜文化:以粤东梅州为重点分析/李小燕
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6

ISBN 7-105-07053-6

I. 客... II. 李... III. 客家-祖先崇拜-研究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480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5.75 字数:110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第二编辑室电话:64228001; 发行部电话:64211734)



李小燕，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学士，中南民族大学与嘉应学院联合培养的首位客家文化硕士，现为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多次参加在湖北、广东、香港等地举办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已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粤东梅州地区为背景，运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主要从客家源流、祠堂文化、丧葬文化、谱牒文化、祭祀习俗、海外客家人的祖先崇拜等方面，对客家祖先崇拜文化进行较为系统的多方面的分析与探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客家祖先崇拜文化对客家人的心理意识及行为方式的深远影响。客家地区至今盛行着祖先崇拜文化，且对传统有较多的保留。因此，研究和了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客家祖先崇拜文化，对于我们研究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序 言

客家，作为中国汉民族中一个颇具特色的民系，自 19 世纪后期由于民系关系的原因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注意后，便以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精神气质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但细观初始时期的客家研究面比较狭窄，在资料上偏重于借助现有的官书与家谱，方法上则偏重于传统的书院式的考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客家研究逐渐从单一重视源流考证的旨趣，转而开始了对客家源流、文化、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广泛探讨，使得客家研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关于客家问题的讨论，论者们最为热衷与重视的史料之一便是民间的家族谱牒。“按客家人士，最重视谱牒，所谓‘崇先报本，启裕后昆’，皆以谱牒为寄托依据。虽以其上代亦以（因）迭遭兵燹，文籍荡然，不易稽考，然以其人能靠历代口头的传述，其子若孙，于前代源流世次，不至完全忘却。宋明以来，修谱的风气更盛，虽其所追记的事迹，亦有挂漏的地方，然于其上世的迁移源流和背景，则还可借此推证而知。”（罗香林 1989：13）。总的来说，自罗香林先生以降，论者大多注重历史的或是溯源式的研究，探讨在中国大

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客家先民如何在迁徙流离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时空环境，而形成特殊的民系与社会文化特征。这类的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大多为官书、地方志书以及民间的家谱和族谱等资料（徐正光 1999）。然而，由于民间家族谱牒，“所追记的事迹，亦有挂漏的地方”，“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谭其骧 1987）。应该说，谱牒作为一个家族历史的缩影，其基本的史实还是经得起推敲的——或者说，谱牒中这一方面的内容，还是有一定的参考利用价值的。但从谱牒“崇先报本，启裕后昆”的意义上说，其中的好些内容，却是值得质疑的——或者说，这些内容可能是失真的。因此，迷信谱牒来探讨研究客家学、客家文化，探寻客家的祖源，最终的结论，显然仍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下以梅州市梅县温氏、李氏等宗族的宗谱重构宗族历史的个案为例。

一、梅县温姓宗族的祖神九郎公

历史上的梅县温氏宗族有五大宗派，各不统属。一如族谱所载，“由宋历清，迄今三十余世，历年凡七八百载”，因尚未找到祖宗，“而家谱未修，支派莫考，遂至同姓无殊於异族，可耻也”（温枚 1923：序言）。直至清代光绪十五年（1889 年）族裔温仲和^①钦点翰林院检讨后，“怀敦本睦族之至意，思欲合五大户支派而联为一气，因襄校乏人，事遂中

^①（清）温仲和：梅县松口人，清光绪进士，入翰林院，主持编修光绪《嘉应州志》。

辍”，仍未成功。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才有梅县石坑温氏族将搜集整理的《石坑温氏族谱》稿送呈温仲和作序，总算为梅县温氏族史写下了新的一页。但该谱关于渊源部分，完全照抄江西的《温氏族谱》，温仲和认为“未免失考耳，爰令削去之”（温仲和 1896：序言）。梅县石坑地处粤、赣边山区，清末民初，社区乱象突显，温氏宗族为了壮大宗族力量、增强族内的凝聚力，族中士绅认为有必要在县城修建温氏宗祠。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为这五大派找到盟主（即祖宗），借此号召五大宗派的族人为之出力出资。当时各派所奉之祖，都难当此重任。宗族在 1923 年重修《温氏族谱》时，认为原《石坑温氏族谱》“自九郎公以上半属荒谬难徵，惟九郎公由赣迁闽，肇迹上杭，年代非遥，家乘亦昭然可据。爰会集族人佥商，奉九郎公为第一世开基大始祖”（温枚 1923：序言）。换言之，经族中长辈反复协商，才对选择九郎公为开基大始祖达成共识。找到了这位盟主，县城的温氏宗祠也建起来了，温氏五大派族人都归属于九郎公的旗帜之下。但是这个认同却是非常表面的，实际上各大派仍自成体系，各派祭祖时间也未见统一。以作者访问的丙村温氏宗族为例：按九郎公联盟的世系排列，丙村肇基祖为四世，而丙村族裔将肇基祖排为一世。作者所访问的罗塘面上仁厚祠，其创建人斯润按九郎公世系排应为十四世，但族人却依肇基世系排为十二世，并将其实实在在地刻在神主牌上。“肇基，五二郎之五子也，即兆基，字五公，原籍江西石城温坊，宋授梅州务官，驻屯溪南，卒于任。开基金盘堡。葬松口马头冈下，又云葬松原马山里。两处坟具（俱）失。”（温枚 1923：129）。而其子寿隆为“宋袭授梅州务

官，任军民事，葬丙村捩洋口宝福寺后”。义全为“宋袭授梅州务官寿隆子，有大志，熟武略。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奉上台黄宣札，充梅州义师督领。时长乐土寇猖獗，义全统官兵征剿，屡捷，后於香藤潭战歿。黄公吊以诗，有‘鲜血淋漓满战袍’之句”（温仲和 1893：新辑人物志；温枚 1923：129）。显然，温氏子孙三代是宋朝人，且都在梅州做官，而这个官首先是由宋廷授给肇基，然后由其子孙世袭。可以世袭的官，如果不是部落首领，就是朝廷的封爵。究属前者或属后者，作者不敢妄断。引起作者注意的一是寿隆死后，其名号为什么要“兼镌”在婆太吴氏安人的墓碑上而不是将吴氏安人的名字“兼镌”在寿隆的碑石上？二是义全“充义师督领”，族谱内却无安葬何处的记载？相反，其妻的事迹却记得很详细。三是为什么“义全公銜名亦附镌于廖氏碑内”（温枚 1923：129）？在男尊女卑的汉族社会里，这种做法似与传统礼教相悖。梅县《石坑温氏族谱》、《温氏族谱》中关于宗族祖神的历史值得推敲的地方还很多。

二、梅县松口李氏宗族李珠与李贤德的关系

粤、闽、赣边客家地区的李氏宗族多奉李珠为祖。历史上的李珠究竟有多少儿子分几个房派，各地族牒所记出入很大。如梅县《龙塘李氏族谱》载李珠“生五子：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五华县《锡坑李氏族谱》载李珠“生子五：金、木、水、火、土”。上杭县《李氏族谱》载李珠自述：“吾名珠，称号大郎……生子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田德。”（编辑组 1995：珠公遗墨）。梅县松口

李姓奉李珠为一世祖。据松口李秉灏之《松口李氏家谱》载，李珠有8个儿子，即：金、木、水、火、土、贤、天、圣。贤指贤德，即松口开基二世祖，于元明间从福建上杭迁来，现已传29代（世德堂）。

引起作者注意的是，李秉灏之《家谱》关于祖宗的生卒记载模糊不清。据《家谱》载：珠公是避黄巢之乱（875年～884年）而迁福建的。珠卒于宋乙卯（1255年），享年80岁（编辑组1995：珠公志）。据此上推珠约生于公元1177年间。首先是李珠活动于唐卒于宋，时间相差400多年，荒谬难徵。其次是同书谓珠公之子贤德明初在五羊道任官。贤德生卒情况据“国初贤德公官五羊道”（李士灏：序）推算应卒于1368年之后，即使李珠是在80岁临终前生下李贤德，则李贤德在开基松口时也是113岁的寿星了！

松口李氏宗族不但在族谱文献载明李珠是一世祖，而且还有奉李珠的“手捧金钟”风水陵墓。这是“二世祖贤德公自闽迁粤”落居松江之后，“归迁其父珠公金骸卜葬于佛祖高吉穴”（李士灏明：序）。“1936年，松口诒燕楼21世裔孙维元公出任安徽省代省长，回乡探亲时与松口李氏乡贤合力重修珠公坟墓。”（编辑组1995：57）。而同书谓，这个风水宝地所葬并无祖宗骸骨，而是代表祖灵之银牌。依李秉灏之《家谱》载：李贤德为李珠之第六子。引起作者注意的是：李贤德上有五位兄长，下有两位弟弟，他有什么理由将“其父金骸”迁葬松口？虽然上举宗谱资料互有矛盾，但经过宗族精英的肯定以后，松口李姓一世祖为李珠，二世祖为李贤德在明末已作历史上定位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李氏宗族松口开基祖的历史被重新定位：在福建上杭县

李氏大宗祠 1995 年编撰的《李氏族谱》中，将李贤德由李珠之子记为李珠之孙：李火德与李贤德由兄弟关系而改为父子关系！

在传统松口，祖源不清的情况不独李姓，民间利用编修宗谱之机，为了抬升宗族的地位而再造祖神的类似例子俯拾即是，难于穷究。

梁氏宗族是松口巨族之一，奉松江为开基一世祖。据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编撰的《梁氏松江公官坪总祠牌》载，梁氏松江公有妣 4 位，子 4 位。梁松江坟墓在山口村，其墓碑上也记有邓、申、温、萧 4 妻及 4 子。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宗族复兴运动中，梁氏宗族的创始祖、祖妣数增加了一倍多，松冈（江）公有 9 妻 11 子！（潮梅松马头岗梁姓渊源续修编会 1997：94-96）

邱姓宗族创基祖邱升的坟墓，族人世代祀拜，至乾隆年间裔孙去修墓时才发现是一座他姓人的大葬地（熙斋氏《松口邱氏族谱》）。

徐氏宗族于明末编族谱时，记录四世祖为 6 兄弟，但在民国编修的族谱中却记为 9 兄弟。以上梅县温氏宗族、松口李氏宗族、松口梁氏宗族等的族谱资料的演变过程，似乎揭示了一个不为后人所知或被后人有意掩盖的过程：祖神历史，可能是一个在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被人为“重构”的结果。

为什么在民间的宗谱里，祖宗的历史会变来变去，而且改动部分又多见于一至五世间？究其原因，作者认为与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 年）夏言上疏称：“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夏言），尔后政府放宽民间建立宗祠及祖庙的规定有关

(肖文评 1984)。宗族合并，是在本来无宗族关系的复数宗族集团乃至宗族联合时建立再生的，或拟制新的宗族关系时发生的现象。如上举松口李氏宗族，图谱仅可追溯到二世的李贤德，但因李珠为中原正统传人的代称，为了认同于正统文化，为了增强在地域社会中的竞争力，李氏竟请出一位在闽、粤受尊崇的神化了的人物李珠为其始祖。而真正的始祖李贤德，因其子孙出自功利的考虑，反而屈居为二世。作者据此初步论定，民间宗族崇拜的创基祖神与宗族并不一定是血缘上的认同，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宗姓文化共同体的盟主。族人通过年复一年的集体祭拜活动，进一步显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确认盟主在宗族的地位，加强宗族内部的联盟。

总之，上举宗族历史的重构、宗族祖神塑造的传说故事等，带给人们对客家宗族社会形成的深远的思考空间。问题是，在给史料文字打折扣后，再凭借它来研究论证某一带有历史性的问题时，显然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因此，改进客家研究的方法，扩展客家研究空间已成为当前客家学界的共识。

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既要有其对象，也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田野调查比较方法，作者认为是可行并值得推介的方法。因为通过区域民情风俗的实地考察，可以进一步发掘客家文化作为一种民系文化的独特个性内涵。毛泽东同志讲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一。

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西方文化人类学 100 多年的历史中，从早年

泰勒、摩尔根(Morgan)的“进化论”到二战以来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人类学派,期间虽然各种新的学说流派纷呈,但“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始终都是各种学术流派采用的一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一个族群的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它的形成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也受自然条件的一定影响。族群的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构成的统一体或整合系统,而不是若干文化因素的偶然堆积”;族群的“其中一些比较稳定的文化因素如生活方式、家庭制度、宗教信仰、历史传统、文学艺术、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表现了一个族群的有代表性的特点,而共同的文化特点最能够表现民族的特色”。(黄淑嫻、龚佩华 1996: 434)

提出这种区域实地考察的实证研究方法的转换与引鉴,并不意味着对上个世纪以来一些论者陆陆续续在这方面所作努力的否定,一如上举,前文质疑史料文字记载的真实可靠性,并不等于要否定史料在研究中的意义一样。实际上,文化研究,尤其是族群文化的研究,不论研究者情愿与否,有意识或无意识,都将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应用实地考察的实证研究方法。不能否认 20 世纪以来的客家文化研究中如客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有关资料,都是通过区域实地调查考察获取的,尤其是关于客家方言的研究。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汉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对于中国的地方民间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说是延续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动态的探讨。Freedman 对于中国华南宗族社会的探讨,Skinner 从经济、市场的角度所作的空间结构的分析,可以说是这种学术兴趣的先导。客

家传统社会田野考察，通过学者与地方文史工作者相结合进行。实践证明，“每位合作者都取得了相当大成绩，因为他们不是去抄别人的文字资料，而是真真正正地走出家门访问乡村的老人，以了解过去的一些事情是怎么做、如何发生的？因此，他们带回来的每一事实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也是不可估价的”（劳格文 1996）。客家传统社会田野考察计划，不仅包括的地区广，同时探讨的主题也涵盖了客家民间文化的重要方面，特别是集中在宗族组织、宗教信仰及仪式、风水观念、城市与地方经济等主题。应该说，经过近 10 年的尝试与摸索，“田野调查”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成果。大量第一手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直接根基于这些原始材料的一个个迥异于传统定论的直观朴素的思想观点的提出，犹如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激荡着长期以来疲惫困惑于史料文字记载中捉迷藏、兜圈子的客家文化研究。这一切，对人们观念的改变，不仅仅从“方法”上改进了以往研究中的从理论到理论的倾向，更多地引入了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同时还是“内容”上的改进，其中比较重要与显见的就是口述史料的出现与运用。

通过田野考察并大量采集民间口述史料后，再用比较研究方法去探讨客家及其周边文化往往会有新的视觉。比较方法不但是历史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它将历史研究从宏观推向微观，从纵向转向横向，从静态转向动态，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制度下的历史的共性与个性。而且也是文化研究中很重要的方法，因为要真正了解一种文化的特点，就必须跳出这种文化的圈子之外，采借其他文化体系作为参照才有可能，认识、探讨某一特定文化

(如民族文化、族群文化或地域文化等),需要把握其特点并作为拓深的一个突破口。特点从何而来?与其他文化有何不同,如何显见?关键在于比较。比较方法有二:一是外部比较,将己文化与他文化进行比较,厘清不同文化的界限与轮廓。二是内部比较,对某一文化的内部分支(亚文化)进行比较。前者是区分、辨别此文化和彼文化的关键,后者是突显己文化内涵与实质的根本。对于每个民间文化要素的详细描述以及对这些文化要素之间关系的探讨是建立客家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惟有对某一文化要素进行细致的考察,然后又将其放在大的社会经济脉络上来探讨各个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个深入的系统化的客家社会的了解才有可能(徐正光 1999)。与客家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不相符的是,客家文化的比较研究还远远落后。以往的客家研究成果多为概论式的理论论著,而且很多是就客家而谈客家,有的甚至大谈“客家精神”,而没有将论述的重点放在突出客家文化的特色上,忽视了个性,因此造成与其他文化几乎雷同,都是“勤劳勇敢”、“开拓进取”之类,个性与特色被共性所掩盖。所幸的是,目前此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的学者注意到客家族群与周边的潮汕、广府民系的比较,着手进行“粤东潮客文化与互动”课题的研究;有的学者认识到客家文化内部差异即客家亚文化研究,重点探讨作为客家大本营的粤东、闽西、赣南这三大块客家文化的同与异;还有的学者注意到从民间信仰、风俗习惯、方言等方面探讨粤、闽、赣边界的畲、瑶等少数民族与客家文化的互动关系。但这几项工作还有待于深入,更有待于更多的学术机构与学者参与其中。

《客家祖先崇拜文化——以粤东梅州为重点分析》一书，以作者多年来在粤东梅州身体力行所获得的大量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并与有关的历史文献相印证，因而是有一定说服力的。毫无疑问，田野考察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李小燕老师从惧怕下乡考察到喜欢并擅长田野工作，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从本书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可以看出，李小燕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并从中获益良多。一般来说，学术著作讲求科学性，但通常其专业性的语言令大众读者望而却步。本书既有学术性，同时结构清晰、逻辑严密、语言通俗易懂，非专业人士也不难读懂。

我有幸三阅书稿，总的来说，对于本书的观点与内容，我是比较满意和赞同的。当然，客观地说，本书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作者考查的仅仅限于梅州的几个点，因而本书不能代表整个客家社会的祖先崇拜文化。对于海外客家祖先崇拜文化的研究，由于没有实地调查，引用了其他专家的研究成果。

我与李小燕既是师生，又是同事，对于她我是颇为了解的。总的评价是：聪明好学、勤奋刻苦，科研能力强，学术水平不断提高。本书的出版即是最好的例证。李小燕能有所成果与建树，可喜可贺，也令我颇感欣慰。希望李小燕能更深入广泛地了解和研究客家祖先崇拜文化，写出更多更好的著述。是为序。

房学嘉

2005年5月

导 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客家学研究的重点一直在客家源流问题的探讨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客家学的研究逐渐冲破源流问题的局限性，开始重视对客家基层社会、风尚习俗、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细部的考察，特别是重视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对客家文化做个案的分析。

关于客家祖先崇拜的个案材料很多。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教授和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所及江西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的合作研究项目取得了不少成果。已经出版的有《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的研究》、《赣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梅州河源地区的村落文化》、《闽西的城乡庙会与宗族》、《汀州府的宗族、庙会与经济》等。在这些论著中，有关祖先崇拜的内容主要是作为宗族或民俗文化的一个内容出现，如林清水先生在《粤东蕉岭县新铺镇上南村居民俗调查》一文中，将祖先崇拜作为一节，从祠堂、祭祖、祭坟、立嗣、挂灯、族谱、堂号、族规、葬俗九个方面，对上南村居民的祖先崇拜活动进行详细考察。王心灵先生在《粤东梅县松源镇郊宗族与神明崇拜调查》中，叙述了松源王姓的祭大牌习